

# 日语专业本科开设中日汉字文化课程的必要性

金凌卉

首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89

DOI: 10.61369/SDME.2025260041

**摘要 :** 本文提出日语专业本科生日语汉字学习的现状, 梳理了日语汉字形成和使用的历史根源, 整理近年来学界对中日汉字进行的主要研究, 在此基础上提出日语专业本科开设中日汉字文化课程的迫切性。笔者认为开设中日汉字文化课程, 可以解决学生日语汉字学习自由松散的现状, 促进学习同时培养研究兴趣, 提高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文汉字的认知。更重要的是促进学生掌握中文汉字与日语汉字究竟在哪些方面存在异同, 增进中国学生文化自信的同时, 构筑正确的跨文化交流的基础, 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最后笔者针对开设中日汉字文化课程的内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 :** 中日汉字文化; 区别; 日语教育; 课程设置

## The Necessity of Offering the Course "Chinese-Japanese Character Culture" for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Japanese

Jin Linghu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apanese character learning among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Japanese, sorts out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formation and use of Japanese characters, and summarizes the main academic researches on Chinese–Japanese characters in recent years.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the urgency of offering the course "Chinese–Japanese Character Culture" for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Japanese. The author holds that offering this course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students' scattered and unstructured learning of Japanese characters, promote their learning while cultivating their research interest, and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ore importantly, it helps students grasp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Japanese characters, strengthens their cultural confidence,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orrect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mproves thei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Finally,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her own insights on the connotation of offering the course "Chinese–Japanese Character Culture".

**Keywords :** Chinese–Japanese character culture; differences; Japanese education; curriculum setup

### 一、日语专业日语汉字学习的现状

中国的日语专业学生学习日语时, 对于日语中汉字的学习, 并不会觉得难以掌握。长久以来中文汉字对日语的假名及日语汉字从造字到使用, 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学生身处汉字文化圈核心地带, 对日语汉字有着天然的熟悉感。但是中文汉字和日语汉字分属两种不同的语言, 即使在音、形、意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相近和联系, 也存在着千差万别的不同。从这个角度考虑, 可以说中国学生学习日语汉字也存在有利和不利两种因素。学界已有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sup>[1]</sup>, 也有学者从对日汉字教学的角度研究中日汉字的差异和学习者偏误<sup>[2]</sup>。

那么从日语专业教学的角度如何看待日语汉字的学习问题呢? 笔者查阅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2020) 和《大学日语教学指南》(2021)<sup>[3]</sup>, 这是目前大学日语专业教学和公共日语教学可以参考的两大国家教学规范, 但遗憾的是其中没有关于日语汉字教学可以参考的内容。日语专

业学生至少在本科阶段, 没有接触过专门的日语汉字课程。另一方面, 笔者考察了目前高校日语专业本科主流精读教材《综合日语》(第三版1-4,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2024)、《基础日语综合教程》(1-4, 2011), 两套教材中均未涉及日语汉字学习的内容、方法、策略乃至要求等方面的讲解或说明。换句话说, 如果授课教师在课堂上没有有针对性的讲授, 日语汉字作为日语词汇的一部分, 通常需要学生自我学习、理解和掌握。

那么当学生在日语汉字的音、行、意等方面应用时, 难免会产生一些错误。《中国初级日语学习者日语汉字书写偏误情况研究》<sup>[4]</sup>一文中, 以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的一二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 通过问卷调查及数据统计考察, 发现学生日语汉字习得仅书写一项出现的错误可以归纳为7种, 分别是: 中日汉字混用、字义混淆和望文生义、书写不规范、简繁汉字混用、增删笔画、生造汉字、同音异形字, 其中又以前三种偏误最为多见。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案例, 学生日语汉字习得遇到的偏误和问题, 很难在自我学习中得到有效解决, 如何通过教学层面切实有效地

改善和改变显得尤为迫切。

## 二、日语汉字形成和使用的[历史根源](#)

因为身处汉字文化圈核心，中国学生在学习日语汉字时有着天然的优势，但同时也因为这种母语影响，极易在日语汉字学习时在字音、字形、字意、甚至是在语法方面，产生理解和使用上的偏差与错误。母语优势同时也是一种母语干扰，中国日语学习者会遇到，究其原因，与日语汉字发展历史脱不开关系。

翻开历史长河的篇章，日本有汉字传入的最早的历史证据，出土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棺木中，是直径为7.4厘米的西汉时期制造的连弧纹镜，上有铭文“久不相见，长毋相忘。”另据《日本书纪》记载，応神天皇时期（约5世纪初），百济王仁携带《论语》《千字文》等书籍到达日本，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典籍大量进入日本的开始。随后古代日本的统治者阶层，逐渐学习掌握汉字和汉文写作，最初用于政治外交领域。

汉字传入日本之后，最初是作为表音文字使用，例如《古事记》中诸神的名字就是用中文汉字作为表音文字记录的。公元6世纪，日本开始使用“训”，训是指汉字与日语语义的对应。据出土文物可知，古代日语中音假名与训假名一起使用大约出现在公元7世纪。而后受到古代朝鲜“吏读文”、“俗汉文”的影响，日文的文体发生了改变。7世纪前期，地方官员开始使用汉文训读。潘钩先生认为自此有所谓“和文”出现。此后古代日文文体上进一步改变，出现宣命体（诏书）和实用文体的区别。8世纪万叶假名大量使用后进一步发展出万叶假名文书，进入9世纪末期衍生出平假名。10世纪，原本来源于佛经训读的简化万叶假名表记，逐步发展出片假名。平假名片假名作为表记符号的确立，意味着日语发展迎来了新篇章，日本有了假名文字。中世以后，汉字走向了武士和庶民阶层，假借字、和制汉语词大量出现。近世唐话词汇流行，汉字使用更为普遍，促生了大量国字和假借字。明治以后，汉诗文出现了衰退，汉字使用减少。但汉字作为构词成分，在近代新汉语词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sup>[5]</sup>

上述交流、受容、假借、嬗变的文字发展历史是日语汉字乃至日语形成“漢字仮名交じり文（汉字假名混合文）”的至关重要的各历史阶段。笔者认为这样的日语文字发展基础，正是导致日语汉字与中文汉字呈现出盘根错节般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根源性原因。

历史已矣，现代，日本政府推行了文字改革。1946年11月日本政府公布《当用汉字表》，收录1850个常用汉字，并明确了汉字的书写范围。生僻汉字不得在公文及媒体中使用，同时推行汉字简化政策。1981年，日本政府第一次修订《当用汉字表》为《常用汉字表》，新增95个汉字，常用汉字增至1945个。放宽了生僻汉字的使用范围，可以应用于文学、学术领域。2010年再次公布《新常用汉字表》，常用汉字增至2136个。

在战后欧美文化盛行的日本社会，政府实施日语汉字改革来限制日语汉字的使用，符合当时日本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意识

形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64年间用了两次修订，增加恢复了285个汉字的使用。事实证明，现代日语需要这285个日语汉字的表记和达义，且是日本全国范围，国家层面的需要。也就进一步证明了，在日语中去除日语汉字是不可行的。这个问题的根源也可以从前述日语形成发展历史中找到答案。

## 三、日语汉字的[相关研究](#)

学术界对日语汉字的关注和研究一直存在，尽管日语研究领域针对日语汉字的研究成果不多，但不乏研究功力扎实奠定了良好学术基石之作，潘均先生的《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堪称典范。

近年来利用语料库和信息技术进行日语汉字研究成为新方法，张会见、傅梦菊的《语言接触视角下朝、日语汉字否定前缀的演变研究》<sup>[6]</sup>，施建军、赵凌梅的《日本平成时期媒体汉字使用动态及原因分析》<sup>[7]</sup>、李子木的《汉语母语的日语二语者日语汉字词加工的眼动研究》<sup>[8]</sup>均属于新方法带来的新研究。

此外针对日语汉字的研究还有较为传统的比较研究，诸如：中日汉字字形对比研究、中日汉字异形同义词对比研究、中日汉字同形字的对比研究、中日汉字同形词的习得研究；还有与日语汉字相关的日语汉字词汇的词性分类研究、日语汉字词汇在翻译中的策略研究、日语汉字表记的策略研究等等。

在中文与日语的交叉学科领域，对古汉语语音与日语汉字发音的关系研究非常盛行，蔡欣然的《日语汉字非规律性对应“音读”分析》，罗正天的《古汉语入声韵尾在日语汉字音中的转读情况考察》，李清萍的《古汉语入声字与日语汉字音读对照研究》<sup>[9]</sup>。方言发音与日语汉字发音的关系研究也在增多，例如朱金梅的《粤日汉字词的语音对比研究》，李芬的《粤语语音与日语汉字音读的相似性研究》，杨曼的《潮汕方言和日语的相似性——基于汉字和词汇的分析》等。<sup>[10]</sup>

文字学领域一直以来都有关于日本汉字学的研究，但说到日本汉字学，其中既包括了日本学者研究中文汉字的学问，也包括了日本学者研究日语汉字的学问，所以我认为需要加以厘清和区别。“日本汉字学”与“日语汉字”不是一个概念。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日语汉字问题。

综上所述，中文与日语的交叉学科领域，对于日语汉字的研究呈现出更多样化的趋势。

## 四、日语专业本科开设中日汉字文化课程的必要性

学生的日语汉字学习与学术界的日语汉字研究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仅凭借学生的自主学习无法解决这个现状。开设中日汉字文化课，可以解决学生学习日语汉字自主松散的状况，促进学生日语学习同时，培养研究兴趣，还可以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汉字文化的认知。更重要的是促进学生掌握中文汉字与日语汉字究竟在哪里存在异同，增进文化自信的同时，构筑正确的跨文化交流的基础，提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 (一) 学生学习的需要

### (1) 日语汉字学习的必要性

前述提到目前各种日语能力测试中，日语汉字和词汇所占分值较高，凸显日语汉字学习的重要。表1表2分别统计了2025年7月国际日本语能力测试N2和N1级别试题中，直接和间接考查日语汉字词汇所占的分值比重。

表1 2025年7月国际日本语能力测试N2测试日语汉字词所占分值

考察内容		N2 (文字词汇总分30分)
汉字直接考查 (10分)	汉字读音	5题 × 1分 =5分
	汉字的写法	5题 × 1分 =5分
与汉字词汇相关考查 (20分)	复合词	3题 × 1分 =3分
	适当词汇填空	7题 × 1分 =7分
	近义词	5题 × 1分 =5分
	与词汇释义符合的句子选择	5题 × 1分 =5分
合计		30分

表2: 2025年7月国际日本语能力测试N1测试日语汉字词所占分值

考察内容		N1 (文字词汇总分25分)
汉字直接考查 (6分)	汉字读音	6题 × 1分 =6分
与汉字词汇相关考查 (19分)	适当词汇填空	7题 × 1分 =7分
	近义词	6题 × 1分 =6分
	适当短语填空	6题 × 1分 =6分
合计		25分

表1表2试题中直接考查汉字的分数值，N1考试中占比文字词汇部分24%，N2考试中占比文字词汇部分33.3%。表1表2中所谓相关考查，即试题中既有考查汉字词汇的题目，也有考查假名单词的题目，从历年真题来看，相关考查中实际考查汉字词汇的占比很大。如果综合这一部分试题，文字词汇语法部分即语言知识部分题目总分约为60分，那么日语汉字词汇在N1N2试题中分值比重会分别增加到近30%和40%。

这一结论并不夸张，与前文提到的《日本平成时期媒体汉字使用动态及原因分析》(施建军、赵凌梅2025)这篇研究论文的结论刚好吻合，平成时期日本报纸日语汉字使用率就是50%，只有2.8%的起伏。可见，日语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日语汉字是非常必要且迫切的。

### (2) 中文汉字学习的必要性

学生在进入大学学习之前，知识结构主要来源于中小学教育，那么学生在中小学教育中可以通过语文课、书法课学习一定的中文汉字知识，但是他们的学习不仅可能存在个人习得的差异，甚至也存在地域、地区以及学校的差异。中小学教授的中文汉字知识，未必上升至汉字文化理论的高度，那么可以想见学生掌握的中文汉字知识本身存在差异，有不足以胜任跨文化交际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学生进入大学日语专业学习，可以通过大学语文必修课和书法等通识选修课来提升中文汉字知识，但是大学修习方案的制定属于学生在选课指导下自主完成。大学语文是必修课，那么大学语文中关于中文汉字的知识，是学生在大学阶段一定会学习的。笔者查阅了目前大学本科阶段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7部，只有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十八讲》(2015)一部中有讲解汉字知识的章节，其他6部大学语文教材或偏重古诗文鉴赏或偏重中外文学作品阅读。

那么一名日语专业的本科学生在大学学习阶段，很可能既没有通过大学语文课学习到系统性的中文汉字知识，也没有通过日语专业课学习到系统的日语汉字知识。作为一名将要从事中日文翻译的储备人才，显然学生的知识储备是不完善的。对于中文和日语这两种语言来说，汉字都太重要了。翻译行为无论何时何地，必然是处在两种语言文化交流的场域内的。所以笔者认为大学日语专业有必要开设中日汉字文化课程。

### (3) 跨文化交流的需要

2020年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日语专业教学指南》中，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有了明确的释义：“能通过语言学习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并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多元文化现象；能敏锐觉察、合理诠释文化差异；能灵活运用策略完成跨文化交流任务；能帮助中、日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可见进入21世纪20年代中期，对于日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要求较之前是提高了。学生毕业后从事中日间的交流、翻译工作，必然是处在两种语言文化交流的场域内，那么对在两种语言中都担当重要角色的中日文的汉字，不做到知己知彼，不提升到文化的高度是不行的。

## (二) 学科发展和学术发展的需要

目前高校比较注重在教学中加入课程思政的元素，中日文汉字文化课恰好可以对大学生进行课程思政方面的教育，学生不仅可以学习到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以致用，增强民族自信心。还可以学会区别中文汉字与日语汉字，明白相近而不同的道理，掌握究竟哪里不同，身处汉字文化圈的核心，可以更好地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和精神。

区域国别研究也是目前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话题中出现的高频词，如果希望更多的学生加入区域国别的研究，那么精进他们的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培养学生的兴趣，在本科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中日汉字文化课课程内容的指向性非常明确，专注于东亚语言文化。“语言+文化”的设想符合扩展学科建设深度和宽度的需要。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考虑也需要在日语专业本科阶段开设中日汉字文化课，如前所述近年来与日语汉字相关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瞩目，但学生在课堂上鲜有接触，缩小本科教育与人文研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只依靠感兴趣的学生自我探究，有悖于教育的本质，教学上适当增设课程可以促进学生双语学习，培养研究兴趣。

## 五、课程内涵的构想

中日汉字文化课程，包含中文汉字和日语汉字的知识与文

化，除了涉及语文、日语学科知识之外，还需要书写书法方面的学科知识加入。为什么？以下谈谈对课程内涵的想法。

中日的中小学校都开设有书法课。中国小学从3年级到6年级开设书法课，初中阶段虽然有书法教材，但是因为有中考的压力，书法课的设置并不是强制性的。高中阶段没有统一的书法教材，也不强制设置书法课。日本小学的书写课设置从1年级至6年级，需要连动国语课学习假名书写和《新常用汉字表》中的1026个日语汉字，包括读音和写法，还要学习简单的日语应用文写作，如：日记、贺年卡、科学观察报告、信、俳句、学校活动海报、课上发表资料等。日本的初高中阶段均有经文部科学省审核的书写教材。中学的书法课要配合日语国语课学习《新常用汉字表》中的1110个日语汉字。除了书写，需要学习楷书与行书的区别、应用文如信件、海报、传单等的写作。高中阶段的书写课会涉及草书、隶书、篆书体的鉴赏与书写，还包括篆刻和变体假名的内容。

从日语语言的角度考虑，日本学生从小学到高中阶段，是有

统一的书写教材并持续学习日语汉字书写的。那么日语汉字笔画名称、笔顺、日语汉字偏旁部首名称，书体、汉字书写动作的描述等等，在日语中都是有规范表达的，很遗憾这些内容在日语专业课堂被忽略了。

笔者认为中日汉字文化课可以学习中文汉字和日语汉字的音、形、义；学习做比较，懂区别；还可以学习书写与应用。

## 六、结论

本文提出日语专业本科生日语汉字学习的现状，又由于日语汉字形成历史的原因，中国学生在实际应用中受到母语干扰，极易将两国语言混淆误用。另一方面，学界对中日汉字进行研究的热情和需求高涨，与本科教学存在差异。笔者认为从学生专业学习的角度，学科发展和学术发展的角度都有必要在日语专业本科阶段开设中日汉字文化课程。并且从日语专业课日语汉字学习的疏漏角度，对中日汉字文化课程的内涵提出建议。

## 参考文献

- [1] 陈璇. 基于日语学习者语料库的语言偏误研究 [J]. 才智, 2025, (20): 177-180.
- [2] 李欣怡. 基于字表对比的对日汉字教学研究 [D]. 青岛大学, 2024.
- [3] 非通用语种类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 (下) [M]. 上海: 上海外国语教育出版社, 2020.
- [4] 李朋锟, 巩雨, 白元元. 中国初级日语学习者日语汉字书写偏误情况研究 [J]. 大众文艺, 2023, (09): 106-108.
- [5] 潘钩. 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6] 张会见, 傅梦菊. 语言接触视角下朝、日语汉字否定前缀的演变研究 [J]. 外语研究, 2023, 40(01): 45-51.
- [7] 施建军, 赵凌梅. 日本平成时期媒体汉字使用动态及原因分析 [J]. 外语导刊, 2025, 48(03): 88-96+160.
- [8] 李子木. 汉语母语的日语二语者日语汉字词加工的眼动研究 [J]. 汉字文化, 2023, (08): 32-34.
- [9] 蔡欣然. 日语汉字非规律性对应 "音读" 分析 [J]. 语言研究, 2021, 41(01): 104-110.
- [10] 朱金梅. 粤日汉字词的语音对比研究 [D]. 黑龙江大学, 2024.